

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下的商战



一场华丽的让人炫目的战争

聂昱冰 作品

「白骨精」养成记 华丽的战争



从普通职员 到国际经理人
杜拉拉后 看**白骨精**

谨以此书献给职场或商场中 或困惑不解 或心有不甘
或心如止水 或左右逢源的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悦
时
光

「白骨精」养成记Ⅲ
华丽的战争

聂昱冰 作品
NIEYUBING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骨精”养成记 3——华丽的战争 / 聂昱冰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399-4050-2

I. ①白… II. ①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195314 号

书 名 “白骨精”养成记 3——华丽的战争
著 者 聂昱冰
责任编辑 姚 丽 赵 阳
责任校对 姜圣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50-2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子 /1

第一章 全新的挑战 /3

第二章 临危受命 /45

第三章 收买人心 /87

第四章 夏季促销战 /125

第五章 用人之道 /157

第六章 针锋相对 /186

第七章 每个女人都需要提供舞台 /217

第八章 最华丽的战争 /244

尾声 /271

引 子

上海，初夏，下午四点半，蓝牙咖啡厅。

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丁伟和谢海川相对坐在一张桌前，两个人的面前各摆着一杯咖啡，他们已经沉默了很久了。

可以说，上海这座城市整个的氛围都是孤芳自赏型的，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男女白领，更是随时都在提醒着自己，要保持自己的风度和素质，而保持风度和素质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不去过分地关注其他人。

可是像现在这样，两个衣冠楚楚的大男人，在昏暗的咖啡厅里相对无言，一坐就是一个钟头，这实在是太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了，所以，那些偷偷投到他们身上的好奇的目光，越来越多了。

谢海川渐渐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别扭的动了一下身子：

“咱们换个地方吧。”

丁伟笑了，笑容很善良：

“怎么，让人看的受不了了？”

谢海川现在很不愿意看到丁伟这种“善良”的笑容，虽然他当初就是被丁伟这“善良”的笑容给迷惑了，才来他的公司上班。但是当他们共事这么久之后，谢海川终于明白了，在丁伟这“善良”的笑容背后，是一个连一个的极其不善良的主意！例如现在！

丁伟仍旧在笑：

“你如果连这么点儿异样的目光都承受不住的话，那怎么去完成我刚刚交给你的工作呢？这样吧，海川，咱们再在这里坐一个小时，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了人们这种异样和猜测的目光了，我就不再让你去做这件工作了。”

丁伟的态度很真诚,但是,谢海川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者说,他现在已经是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

“丁伟,我希望你能明白几件事。”在私下的时候,他都是对丁伟直呼其名的:“一,不管我能不能承受这些倒霉的目光,我都不会接受这件工作。二,因为我没有理由去接受这种变态的工作,三,我宁可辞职,也不接受这件工作!”

丁伟脸上的笑容更深了——海川似乎已经被他气得语无伦次了,自己提出的这件工作,真的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吗?欧兰这个女人他是亲眼见过的,长得还不错啊。

丁伟决定再给他好好讲讲道理:

“海川,你知道《赤壁》为什么会热卖吗?一下子就吞了四个亿?”

谢海川没搭理他,丁伟继续笑着说道:

“那是因为,其实在男人的心中,都非常渴望能够在打江山的时候,遇到几个真正的兄弟。所以,你不会辞职的,因为碰到我这样的,能把你真正当成兄弟的老板很不容易,你应该士为知己者死才对。”

谢海川已经快被丁伟气得无语了,他盯着丁伟,恶狠狠地说道:

“别把自己比皇叔!刘备是为了大局,自己娶了孙尚香,而不是逼赵子龙入洞房!”

这一回,丁伟干脆笑出了声来:

“我没有逼你去入洞房……”

“你还不如让我去入洞房呢!”谢海川愤怒地打断了他:“你是叫我去给你的竞争对手当面首!”

“别说那么难听!”丁伟语重心长:“我只是叫你去应聘欧兰的秘书……”

谢海川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愤然拂袖而去。由于他站起来的动作太过于激烈了,以至于把自己的椅子都带倒了。“哐啷”一声,在静谧的咖啡厅里,椅子倒下的声音,简直就和一声惊雷一样,而全咖啡厅的目光,则随着这一声巨响,都名正言顺的集中了过来——大家终于有借口好好看看这两个奇怪的帅哥了。

人们那兴奋的注视,彻底地让谢海川无地自容了,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之类的东西,连椅子都没有扶起来,就落荒而逃了。

留下丁伟一个人,在人们充满兴奋和探究的目光中,浅啜着已经冰凉了的咖啡。他的脸上带着些许优雅、玩味的笑容:

“欧兰,我这边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第一章 | 全新的挑战

1

欧兰一点儿都不知道，此时此刻，同一时间，千里之外，有两个男人刚刚为她发生了一场剧烈的，而且极富有戏剧性的争执。更不知道，一个叫丁伟的男人，正在以咖啡代酒恭候她的到来。

自从欧兰竞聘成功成为华北分区总裁之后，已经过去了三年了，她如愿以偿地打败了冯雅楚，把她彻底赶出了公司，又成功地稳定住了华北的市场。一切似乎都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最近欧兰却陷入了莫名的烦躁之中。

日常工作显得分外枯燥乏味，生活也变得犹如一潭死水，每天走进办公室，欧兰都有一种马上要窒息的感觉，好像被困在了一个燥热的玻璃罩子里。头顶阳光灿烂，身边却一丝风都没有。

终于，欧兰明白了，她也进入了所谓的职业倦怠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瓶颈”。现在工作平稳，很难再有突破，而以她的资历，在未来几年之内，都不会在公司中再有更高的发展了。欧兰再一次面临选择，是安于现状，还是跳出这潭死水，重新开始！

这种选择无疑是痛苦的，放弃现有的一切，再一次从零开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过很快，欧兰就发现，她已经不用选择了，因为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环境中，她的各方面能力都在飞速地下滑！

职场，果然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也好，决定吧，跳出这潭死水，去一个新的战场。赢了，是开疆扩土，获得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可要是输了呢？当欧兰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笑了，

这不是欢快的笑容，更像是一个人在面对着自己并不乐观的诊断通知书——三十岁的女人，只有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才能看不到眼角的细纹，稍微一笑，眼角的皱纹就显现了出来：

“马上就三十岁了，我已经输不起了，因为如果再输了，我恐怕就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重头再来了。”

像欧兰这样的职场高层是不缺乏跳槽的机会的，只是你敢不敢跳、往哪里跳的问题。而这一次，欧兰在面对好几个机会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上海有一家商厦通过她的一位旧上司联络到她，想聘她过去做副总。最初的时候，欧兰觉得这个邀请有点儿荒唐，因为她这辈子都没有涉足过商厦经营的领域，对这个行业一窍不通，她很不理解，这家名为“怀安百货公司”的商厦为什么会来聘请自己。也许正是这种不理解激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而还有一个吸引她的原因就是，怀安商厦现在正走到经营上的低谷。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能发出的光亮都有限，而平台则是分光亮度的，所以有的时候，选择辉煌不如选择黯淡，在黯淡的地方，反倒更能显出你的光芒，这也是我向你推荐怀安的原因。”旧上司这样对欧兰说。

也正因为旧上司的这句话，欧兰开始认真对待“怀安商厦”这个问题。

原来，怀安商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商厦之一。二十年前，怀安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由于体制原因，后来败给了那些新兴起的新型商厦。而近一段时期，很多外资公司看中了怀安这块招牌，都想通过各种方式把它买断据为己有。

两年前，怀安商厦高薪聘请了一位名叫张永烈的总裁。张永烈曾经是怀安的职工，后来离开怀安独自打拼创业，创下了不菲的家业，他之所以会返回怀安，更多的，是对怀安的一种感情，用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只要他还有三寸气在，他就决不允许怀安这块在上海滩矗立了百年的金字招牌落入外资公司之后，他一定要重现怀安的辉煌。

这些，都是欧兰第一次和张永烈见面时候，张永烈对她说的话。也正是张永烈这种指点江山的霸气和豪情吸引了欧兰。

一个像张永烈这样的上司和搭档，可遇而不可求。一个像怀安商厦这样的平台，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欧兰在悄悄来了一次上海，跟张永烈面谈之后，就决定回天津辞职，接受这个职位。

2

离职很容易，难得是舍下一群打江山的兄弟。从北京到天津，欧兰已经和许丽娜忍

痛挥别了，因为许丽娜不可能离开家。而她的业务经理孙磊，因为还没有成家立业，到哪儿都是光棍儿一个，所以跟到了天津。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欧兰和孙磊之间也已经积累了很深的感情。孙磊到现在还没结婚，这个小子也是天生好战的主，前阵子还总跟欧兰叨叨，说现在公司的市场做着太没劲了，建议欧兰去开辟新的领域，并且表示，哪怕欧兰去火星开拓市场，他都保证鞍前马后绝对追随。

欧兰相信孙磊说的是真话，张永烈也明确地告诉了欧兰，如果她有得力的部下，都可以带来，怀安正是用人之际，欢迎一切人才。可是欧兰在孙磊的问题上，却非常犹豫。因为她担心，这么大幅度的跨越领域，孙磊会不适应。现在孙磊也算是做到华北分区的高层了，到了怀安，他还能接受从头开始吗？

更主要的是，自己这个老总都不敢说怀安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她又拿什么来为下属们作保证呢？

考虑良久，欧兰还是想不出万全之策，最后，她决定，还是开诚布公的跟孙磊谈一回。

孙磊来了，仍旧那么阳光、跳脱，好像这三年的时光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痕迹，也许真像人们说的那样，过了二十七岁，岁月之神就开始眷顾男人了。

“欧总，你前两天去哪儿了？”孙磊有点儿贼眉鼠眼。

“我一共才出去了两天，你就知道了？”

“那当然，非常时期，我必须得把你盯紧了啊。”

“你盯我干吗啊？”

孙磊嘿嘿一笑：

“那就是我的隐私了。”

欧兰又气又无奈：

“你盯我的梢，我还碍着你的隐私了，这世界上的理是永远在你那边的。行了，说点儿正经的吧，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孙磊没想到欧兰专门把他叫来是问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会，才说：

“结婚？我还没想呢？这事不着急吧？”

“我说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俩早就住在一起了，为什么就不着急结婚呢？”欧兰是真不明白。

孙磊望着她，也是一脸的困惑：

“是啊，我们都已经住在一起了，干吗还着急结婚呢？”

“嘿，”欧兰真是无语了，“我真服了你了，我就不知道人家张雪梅到底看上你什么了！”

没错，孙磊就是和张雪梅恋爱了，爱情的事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

想当初，欧兰在北京做二分公司经理的时候，和一分公司经理冯雅楚势同水火，而作为二分公司业务经理的孙磊，也就理所当然的和一分公司业务经理张雪梅成了冤家对头。两个人各为其主，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去抢夺每一单业务，偌大的北京市场被他们两个弄得鸡飞狗跳。

张雪梅抢起生意来，比男人还凶悍，可是在人前的时候却又总是摆出女性的优势，所以占了很大的便宜。孙磊被她气急了，还给她起了一个“290”的外号——250+38+2。

后来，欧兰琢磨着，干脆就把张雪梅给挖过来，彻底瓦解了一分公司的业务实力。也是机缘巧合，还没等她动手，总公司就宣布取消各个分公司，建立华北分区。这样，欧兰做了华北区的总裁之后，就名正言顺地把张雪梅收归到了麾下。

刚开始的时候，欧兰还担心自己这样重用孙磊的对手，会让孙磊心存芥蒂。而最初的时候，孙磊和张雪梅也的确是磕磕绊绊，一副谁都不服谁的样子。可也不知怎么了，两个人慢慢的竟然给搅和到一块儿去了。不仅谈起了恋爱，还正儿八经的同居了，据说也已经见过了双方父母。

每当想起他们两个，欧兰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

“所以说，如果看到一对年龄相当的男女，关系实在是太别扭了，就好像是上辈子的冤家转世又做了这辈子的仇人似的，就得反过来想一想，他们心里究竟是在琢磨什么了。”

一听欧兰说“真不知道张雪梅到底看上你什么了！”

孙磊还不乐意了，他骄傲的一昂头：

“她看上我的地方太多了，她是真真正正的被我征服的。她是彻底服了我的工作能力……”

“行了行了，”欧兰挥了挥手，“你这些话留着糊弄那些不知道内情的人去，我是亲眼见过你当初在北京的时候，被雪梅挤兑的跟霜打得茄子似的来给我诉苦的样子。”

孙磊终于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能让他这样的人难为情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欧兰享受了片刻这种欢愉，就换了话题：

“孙磊，你对上海熟悉吗？”

“上海？不熟。就是刚毕业去找过工作，然后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俩去旅游过，就去过这么两趟，加起来也就住了十几天。”

“你还在上海找过工作？”欧兰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为什么没留在上海啊，像你这样的，在上海的工作应该挺好找的吧。”

孙磊很快乐地笑了：

“您又这么直接地夸我。”

欧兰对于他的这种超级自恋已经熟视无睹了：

“嗯，你就当我夸你吧，回答问题。”

“好，回答问题。说实话，我找着工作了。也干了两天，但是我实在不喜欢那个环境。”

“上海的环境？”

“主要是身边的人。我们做业务的，就是跟人打交道，说句实在话，你让我每天跟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打交道，我有点儿崩溃。”

“是这样。”欧兰明白了，孙磊是那种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的确是不好融入上海的氛围。

孙磊忽然露出了很狡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他凑近了欧兰：

“欧总，您是不是要杀回上海去啊？”

“你猜呢？”

“我猜一定是！”孙磊双掌重重一击，“我早看出来了，在华北分区这一潭死水里，您也干着没劲了。前两天您是不是去上海了？怎么样？那边谈好了吗？是把您调回总公司吗？”孙磊一连串的问道。

“我说你怎么对这事儿这么上心啊？你是不是等着我走了，你接掌华北区掌门人的位置呢？”欧兰故意把脸一板。

欧兰是在开玩笑，可是孙磊却认真了，他望着欧兰，分外严肃：

“欧总，说真的，我从来没想到要当这个老总，我了解我自己，我就喜欢做市场，不喜欢搞管理。我是将才，但绝对不是帅才，像我这样的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能找到一个懂得我的价值的领导，给我一定的空间，让我好好发挥自己的特长。”

欧兰还真没想到孙磊对自己的定位会如此准确，她一直都觉得孙磊聪明有余但是踏实不足，今天看来，自己还真是低估了他的综合实力了。在职场上，一个人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那就意味着他能够获得成功，至少，他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和岗位上，稳稳当当地干下去了。

“孙磊，比起在北京的时候，你成熟多了。”欧兰有些感叹，岁月如水，谁也拦不住它往前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看谁在同样的岁月中，能够获得最大的进步。而最后的赢家，也一定是那个进步最大的人。

孙磊笑了笑：

“其实，这应该是雪梅的功劳，她虽然干起工作来直直愣愣，像个疯婆子似的，可静

下来的时候，她挺善于总结分析的，慢慢的，我也就有了这样的习惯。”

“原来，张雪梅还有这样的长处？”这还真是欧兰所不知道的，算起来，和张雪梅在一起也有三年时间了，朝夕相处，都没有完全看透这个人，看来，自己的识人能力还有待提高。

欧兰虽然心中反省，可肯定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她笑道：

“别胡说了，人家怎么就是疯婆子了，工作泼辣那是优点，一个姑娘家，和你们这样的男人抢市场，不泼辣点儿行吗？”

“好了，不说她了，”孙磊又把话题拽了回来，“欧总，真的，给我交个底儿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孙磊如此认真，欧兰也就不绕圈子了：

“是，我马上就要换份工作了，不过不是回总公司，是彻底离开公司，去一个新环境。”

孙磊睁大眼睛盯着欧兰，眼睛闪闪发光，他等了一会儿之后，问：

“然后呢？”

“然后？没然后了，就这些。”

“那您总得告诉我，我怎么安排吧？我去那个新环境之后，具体干什么啊？”

欧兰真的愣住了，孙磊唯恐自己没说明白，继续解释：

“我寻思着，您现在已经是华北区的总裁了，您要是再跳槽，那肯定得副总以上的位置了，那您肯定还得需要给自己配备各种经理啊。而且，您肯定还是做商业之类的工作，您不可能搞研发或者进演艺圈，再说了，就算你突然当了科学家或者进了演艺圈了，那也需要开拓市场啊，肯定也需要我啊，对吧？”

孙磊这一番话，说的杂七杂八乱七八糟。可是欧兰的眼睛却一阵发热，这个从初相识时就该正经时调侃，该调侃时正经的职场精英，用他这种独特的方式，说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

欧兰平静了一下情绪：

“对，肯定需要人开拓市场，而我最需要的业务经理肯定会是你和雪梅，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一，工作地点在上海，你刚才说了，你不喜欢那个环境。二，我这次跳槽其实不能算是荣升，而是给了自己一次挑战，我已经和对方老总见过面了，这几天也自己考虑了不少，说实话，面对这次挑战，我没有胜算，一点儿都没有。但我还是想试试，因为人如果想超越，就必须冒风险，我决定了，去冒这个风险。可是你们没有必要扔下现有的一切，陪着我一起去冒险。”

“哦，是这样，这我就明白了，”孙磊微微点头，沉吟了片刻，说：

“好了，您接着说，咱们到了上海之后，最棘手的问题，都有哪些，把这些问题都列出来，提前琢磨着，省的了之后两眼一抹黑，那样影响效率。”……

3

“上海，我回来了。”

飞机正在降落，欧兰透过舷窗望着地面上愈加清晰的城市，心中忽然一阵激荡。说实话，中国的城市，从这个高度望下去，长相基本都差不多，之所以心中会升起异样的感觉，还是因为每个人心中对这个城市各自的记忆。

上次来应聘，欧兰并没有什么想法，那时她还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那段属于上海的情愫，可今天她才明白，原来她一点儿都没忘。前一次的淡定只是因为她那时还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而这次，她是实实在在的要留下来。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都要和他共同生活在这条江边，这座城市。

欧兰的心里被一种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的灰色填满了，一如外面的天空，她现在很想干点儿什么，把自己从这种恼人的情绪中拔出来。可是却做不到，看来控制情绪的确是最难的事情。

如果孙磊现在在她旁边，两个人还可以谈谈工作，可这小子一上飞机，就换到了一个美女的身边，美其名曰，“自己以后的工作是为商厦开拓市场，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女人的心理。”

欧兰猜，现在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帅哥一定很郁闷，因为他本来可以和那位美女同路而行的，却没禁住孙磊强大的换座攻势，不得不和自己这个“老女人”来坐在一起（和那位二十出头的美女比起来，欧兰真觉得自己已经是老女人了）。所以那位帅哥从上飞机之后，就一直在埋头看一本书，从始至终一个字都没说。

按照他们商量好的，孙磊和欧兰先行一步，张雪梅留下来等待交接，反正孙磊也已经把自己的工作交接给她了。欧兰有点儿担心，张雪梅并不像孙磊这样热衷于这份新工作，但是孙磊却说，反正张雪梅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去上海，那就索性一起去。

下了飞机，欧兰随着人流向外走，孙磊笑嘻嘻地走到了她身旁：

“效果如何啊？”欧兰故意问。

孙磊神采奕奕：

“我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她是上海土著，过去很少去怀安，我跟她说了，未来不久怀安会有非常大规模的促销举措，我在钻石VIP里给她留一个位置，到时候她买名牌化妆品就便宜多了。”

欧兰顿住了脚步转头望着孙磊：

“什么钻石 VIP?”

“就是一部分可以享受特权的会员——哦，当然，这个销售政策还没开始实施呢，实施以后我会通知她的。欧总，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孙磊问。

“因为我特别佩服你!”

他们两个人光顾着说话了，丝毫也没有注意到，当孙磊提到怀安商厦的时候，一直跟在欧兰身后的、那位和她同座位的帅哥，忽然愣了一下，专注地望了他们一眼，而当孙磊喊出了欧总之后，那个男人的目光就变得意外而又难以琢磨了。

“欧总，没人来接咱们吧?”

“没有，我还没通知我的朋友们，她们一看见我肯定是没有完没了的聒噪，我的头都得被她们吵大了，等过几天我们安稳下来，我再联系她们。”

欧兰没有通知她的那几个死党，她也谢绝了张永烈派车来接他们的建议，因为她想让自己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之下，再和怀安的全体员工见面，在这之前，她谁也不见，哪怕是司机也不见。

初到一个新的环境，让这个新环境中所有的人，都对她有足够的信心，这至关重要。

“张总已经帮我们订好酒店了，我们直接去就行了。”欧兰对孙磊说。

4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那个男人，听完这句话之后，就走向了和他们相反的方向。不远处，一个也挺有风度的男人朝他招了招手，一看就是来接他的，帅哥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看到了，然后就大步朝着那个男人走去。

丁伟看谢海川看到了自己，就又把刚刚摘下来的墨镜戴上了，这时谢海川——那个和欧兰同座的帅哥——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有些好笑的看着他：

“是不是对你来说，墨镜就相当于衬衫？要是不戴着，你就觉着自己没穿衣服？”

“当然不是，”丁伟很严肃地回答，“对我来说，墨镜比衬衫重要，因为衬衫遮住的是我的身体，可不戴墨镜，暴露的可是我的眼睛。”

谢海川嗤笑了一声，两个人并肩朝外走，全然不理睬周围飞过来的那些艳羡的目光。即使是在虹桥机场这样精英出没的地方，这两个男人仍旧是引人注目的。

丁伟是永远闲不住的人：

“你公出回来，我这个老板亲自来接机，你不觉得感动吗？”

“一，我重申过若干回，你不用来，我认识回公司和回家的路。二，鉴于你一贯的欲

先取之，必先予之的恶劣行径，我就不用感动了，反正我很快我就会把今天的情还回去的。”谢海川一板一眼地回答。

丁伟啧啧地摇了摇头：

“海川，我发现你有点儿变了，我开始怀念你刚来公司的时候，那种朴实的状态了。”

“没错，我也非常怀念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比我高两级的师兄，正因为太怀念了，所以我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来投奔你了，可惜很快我就发现，当初那个忠厚的、睿智的师兄，是条披着羊皮的狼！”

丁伟哈哈大笑了起来。他知道，他们两个不管嘴上怎么互相挖苦互相损，但始终都是一条心，从大学到现在，七八年的友谊不是白给的，他们会一直都是职场上最默契的搭档。

“怎么样海川，这次有艳遇吗？”比起丁伟的风流自赏，谢海川简直就是个和尚，所以他的艳遇也就成了丁伟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来的飞机上，同座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不过我没跟她说话。”

“嗨，三十岁的女人，你跟她说话干吗！”丁伟很不屑。

“据说她叫欧兰。”谢海川不紧不慢的扔出了一句。

丁伟差点儿被行李绊倒，回头盯着谢海川大叫了出来：

“你说她叫什么？”

“淡定。她叫欧兰，而且听她和她朋友的对话，她们是要去怀安公司的，所以，她基本上就是你很‘关心’的那个欧兰。”谢海川非常细致地解释着，看的出来，他很享受这种，丁伟被他刺激到的样子。

果然，丁伟连路都不走了，直接把谢海川拉到一旁：

“你确定你是和欧兰坐在一起了？”

“确定。”

“你竟然在一个多小时的路途中，跟她一句话都没说？”

“在路上的时候，我只当她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下了飞机听她和同事说话，我才想到她有可能是欧兰。”

“我不是给你看过她的照片吗？”

“那谁记得住。”

“你的脑子不记女人还记什么？”丁伟质问。

“我没你那么好的脑子，每天记住那么多事的同时还能记住那么多女人。”

丁伟懊恼地瞪了谢海川一眼，现在着急也没用了，机会已经放过去了，还是说点儿有价值的吧：

“你说她和同事在一起，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男，二十七八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偏瘦，很精明，精通市场开拓领域，我怀疑是欧兰从天津带过来的嫡系部下。”

丁伟被他给气乐了：

“海川，我真怀疑你的性别取向了，你为什么对男人的观察永远比对女人更细致、更专注呢？”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女人可以做我的搭档或者堪称为我的对手！”

入夜，上海的夏夜很不舒适，溽热、潮湿，让人气闷，每当这个时候，谢海川就会怀念在家乡的时候。那时每年暑假回家，最开心的事，就是约几个哥们，在夏夜去路边大排档喝啤酒吃烧烤。北方的夏天，不管白天多么热，只要天一黑，温度马上就降下来了，空气中烤羊肉的香气随风飘散，大家喝酒闲聊不亦乐乎。可在上海，就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即使吃烧烤，也是被挤进了逼仄的小店里，拥挤的空间、嗡嗡作响的空调让人马上就没了食欲。

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啤酒一离开冰箱，外壳上马上就结上了一层水珠，弄得这个罐子都跟外面的空气似的，湿漉漉的让人不舒服。海川扯下毛巾把啤酒罐擦干，打开，喝了一口，冷冽的啤酒入喉，却找不到那种冰凉直透毛孔的感觉。

谢海川烦躁的把啤酒罐墩在了桌子上：

“今天这是怎么了，一切都那么不对劲儿，就因为是在飞机上偶遇了那个女人吗？”

“欧兰。”谢海川自言自语出了这个名字，说心里话，欧兰长得并不丑但也绝不算上美貌，或者说，她不属于那种柔美妩媚的类型，这在职场上恐怕会吃点儿亏。近些年，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职场上对女人的审美似乎又有些回潮，那种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越来越不招人待见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温柔娇弱小鸟依人似的女人受到了男人的加倍关注和青睐。说到底，现在的职场还是男人的世界，谁得到了男人的支持，谁就赢了。

没人能说清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也可能，大家都明白这个原因，可就是谁也不说破。只是各得其乐的游弋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中。

客观地说，欧兰如果打扮打扮还是很漂亮的，毕竟很多女人的素颜都看不得，而她纯素的时候，还能做到五官清秀，作为一个“三十岁的老女人”这已经很难得了。不过，她再怎么打扮，也不可能变得柔媚，这是个人气质决定的。

“张永烈把这样一个女人奉若至宝，他究竟是真的看到了欧兰有什么过人之能呢，还是病急乱投医？”

谢海川忽然觉得自己根本就是疯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答应丁伟那个荒唐的计划，既然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去做，那干吗还总是去研究那个女人呢？不想她了，去干点儿有用的事。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谢海川的念头流转之间，就又落回到了欧兰的身上。

5

从下了飞机到进了宾馆房间，欧兰一直就在不停地打喷嚏。

“欧总，是不是谁想你了，您怎么总打喷嚏啊？”孙磊很“关心”地问。

欧兰瞪了他一眼：

“我看我是被上海这倒霉气候弄感冒了。好了，你别在我身上浪费你的想象力了，你不是想去怀安看看吗，现在就去吧。”

“您不去了？”

“我就不去了，明天我就正式和怀安的员工见面了，要是万一今天让谁撞见我，明天再认出我来，不太好，咱们初来乍到的，一切以少生是非为前提。”欧兰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估计怀安的员工会以南方人尤其是江浙两省的人居多，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挺细致的。”

孙磊走了，欧兰给自己泡了杯茶，想起了孙磊的话：

“是不是谁想你了？”

“谁想我？谁会想我呢？”虽然常亚东的名字一直在她的心底翻腾，可是她却禁止自己去想他，因为理智在一遍遍地告诉她，那是不可能的，常亚东根本就不知道她会来上海。

欧兰走到镜子前，认真地看着自己，她当然不会知道，从她下飞机到现在，她的名字已经被两个男人直接用“老女人”这个词代替了。但是她现在却在实实在在地想一个问题：

“自己老了吗？”

她还没有过三十岁的生日，说实话，在职场上，这个年纪的女人不算老，可是在世俗的眼里，她已经不年轻了，尤其是她还没有结婚。“剩女”这两个字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剩女，”欧兰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自己怎么就给剩下了呢？她也说不清楚，好像日子过得挺快的，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忙和着忙和着，好几年就过去，自己就成剩女了。

“是啊，三十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危机感，突如其来的包围了欧兰。如果说，她当初寻找机会是为了突破事业上的瓶颈；决定来上海，是受了张永烈的鼓舞；那么现